



黄昏里的约会

□刘桂英

这是一个万般美好的黄昏。
夕阳已然变成一个乒乓球状的小火球,温柔小心地挂在西边天际,金色的余晖,洒遍大地。山野清宁,河水悠然,村落静谧,一城一野,皆卸下了白日的匆忙,静静躺在母亲般的春日煦照怀中,沐浴这片恬淡静好。

我卸下整日的忙碌与疲惫,独自漫步在平日里最爱的山间小路。这条山路蜿蜒曲折,藏于青山绿水之间,远离人声车马,是独属于我的一方清净天地。此时,路两边的山坡上,松子花正开得欢快,层层叠叠、毛毛茸茸,挂满枝头,在这落日春光里,散发出松花粉特有的清香,这是我最喜欢闻的味儿。每到这个季节,我就十分甜蜜,五脏六腑,都可以尽享这份难得的馨香。

两旁灌木葱茏繁茂,枝叶交错,晚风穿林而过,树影婆娑,斑驳的光影错落有致地洒落肩头,无比温柔和煦。一路繁花相伴,一路清香随行,步步皆是安然景致,步步已是满心欢喜。

我素来偏爱这独处时的清欢,偏爱一人、一山、一风、一景的自在时光。徐志摩在《翡冷翠山居闲话》中的那句感言——这样的游玩最好不必结伴,独自行走最为惬意——多年来一直深深印在心底,

时时慰藉我常常浮躁的心境。
结伴同行,难免有言语的牵绊、心绪的迁就,虽多了几分热闹,却少了几分步行的纯粹。我们终日奔走于市井街巷之中,穿梭于人情往来之处,为生活奔波,为琐事操劳,周旋在亲友和俗世之间,看似烟火寻常,实则不过是在尘世的牢笼里辗转浮沉,处处皆是拘束,时时皆有牵绊,身心始终难得真正松弛自在。

而唯有置身于此,像这样的春夏缱绻,像这样秀美的山林之间,远离人潮,抛开俗世名利,抛开琐事牵绊,抛开一身伪装与疲惫,方能有我。

独处不是孤独,而是一场与自我、与自然的温柔邂逅。

暮色渐合,山野的恬静与心底的欢喜本能相拥。落日余晖漫溢,这片天地也被晕染成暖金与橘红交织的温柔色调。我迎着融融落日,觉得一块宽阔之地,驻足伫立,轻轻闭上双眼,放缓匆忙的呼吸,舒展紧绷的身心,敞开心怀,双手拥抱这片静谧辽阔的山林天地。晚风轻柔,拂过眉眼,有草木的清爽,有繁花的芬芳,有绵柔,有爱抚,心底那些长久郁结的荒凉褶皱,被一寸寸、一寸寸,打开了。

林间,鸟鸣清脆婉转,高低错落;虫鸣细碎轻

柔,次第响起。清浅清浅,一层层,一阵阵,悠悠回荡在山野里。

我静静伫立山间,尽情吐纳。让山野纯净的草木清气,浸润五脏六腑,与体内疲惫的身心陈垢一一交换。清风、流云、繁花、草木,是我;我是,清风、流云、繁花、草木。长空之上,流云自在舒展,缓缓游走,随性悠然;山间溪畔之下,清泉绕石,清脆悦耳,那是自然最纯粹的韵律;各种不知名的彩蝶扇动轻盈羽翼,在花草丛间翩跹起舞,自在随心。

夕阳渐渐向山坳深处沉落,漫天霞光已悄然褪去,浓烈的橘金化作一线浅粉、淡青。山林间的光影开始朦胧起来,松子花香却愈发浓郁,萦绕周身。

这场独属于我与黄昏山野的约会,没有喧嚣干扰,没有俗世纷争,唯有松子花相伴,清风为友、山水为邻。平日里为口腹奔波劳碌之苦、为前途纠结牵绊之累,都在这场温柔的邂逅中悄然消融。

我恍然顿悟:原来最治愈的相逢,不一定要奔赴人海繁华,也可以是这样沉下心来与自然相拥,在暮色山野间安顿疲乏,拾回那原本就存在我们体内的最纯粹最本真的纯净与天然。



那一抹青绿

□林志明

晨起推窗,清新的空气裹挟着淡淡的香气撞进鼻腔,那是邻人在阳台晾晒艾草的气息。

远山如黛。我嗅着艾香,心思却飘回到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小山村,回到母亲身旁。看她如何从深山采回青青箬叶,如何在欢快的灶火中让浓郁的粽香弥漫整个宅院。那时的端午,仿佛不是节气,而是一场郑重的、与山川草木的约定。

节前数日,拣一个露水未干的清晨,母亲便要上山采箬叶了。她换上旧布衫,裤脚扎紧,背上一个窄口宽腹的竹篓,手里握一把磨得锃亮的长柄柴刀。少年的我碰巧在家,便雀跃着跟在她后头。

上山的路并不好走。树木横生,藤蔓纠缠,泥石湿滑,需要柴刀开路。母亲个子不高,身手也不矫捷,遇到陡坡,往往要手脚并用,一手扒住岩石,一手拉着树根,一步步向上挪。

母亲要寻的,是那种生在山坳背阴处的箬竹。用她的话讲,向阳的叶子太“燥”,缺了水灵;只有这阴湿处,得了地气的涵养,叶子才长得阔大、厚实、有韧性。寻到一处,那箬竹从生着,叶片有成人的手掌那么宽,叶面上凝着夜露,油绿透亮。

母亲采箬叶,极有章法。她专挑当年新生、宽大完整、颜色翠绿且无虫咬霉点的嫩叶,从叶柄处轻轻折断,从不用蛮力去拽。母亲的背微微弓着,那双做惯了活的手,在枝叶间穿梭,快而稳。

山上并不安全,待得越久,遇见蛇的概率就越高。对采箬人来说,最可怕的是通体翠绿、隐藏在枝叶间的竹叶青。这种毒蛇极难发现,往往在手伸到面前时才会察觉。母亲说每次看到蛇,总是寒毛直竖,下意识跳开躲远。

另一个危险是野蜂。山上的蜂个头不大,但毒性不小。树干上、竹叶下,随处可见蜂巢。被蜇是家常便饭,母亲总会带一小瓶花露水,虽不能驱蜂,被蜇了涂一些却能消肿止痛。

五月天,雨水频繁,太阳毒辣。露水、雨水和着汗水,轮番湿透我们的头发和衣裤。我早已没了上山时的兴奋,苦着脸,只盼着早点回家歇息。

箬叶采回,真正的欢乐才算开始。那是属于厨房的、热气氤氲的魔法时光。

母亲将箬叶浸在大木盆里,用软布一片片擦洗,再放进锅里煮软备用。与此同时,她将前一日泡下的糯米与赤豆沥干。那糯米莹白如碎玉,赤豆艳红如朱砂,盛在粗陶钵里,赏心悦目。一切齐备,她便坐下来包粽子了。

母亲用三片箬叶,在左手手中轻轻一挽,便成了一个漏斗状。她用小木勺舀了米豆填到五分满,放入预制好的豆沙或五花肉,再用糯米盖住压实。接着将上方的箬叶向下折,盖住米面,沿边缘捏紧折好,确保无空隙。最后,用撕成细缕的棕绳拦腰紧缚几道,打一个活结,一只饱满俏生的三角粽,便赫然在她掌心了。

待所有的粽子堆在竹匾上像座座小山,母亲便将它们一只只请入大铁锅里。灶膛的火早就燃旺,晒干的松柴哔哔剥剥地唱着歌。粽子在翻滚的水里沉浮,渐渐地,箬叶的清香与米、豆、肉的醇香,便一丝丝、一缕缕地渗透出来,溢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

终于,粽子出锅了。我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只,顾不上烫手,解开棕绳,剥开箬叶。鲜香扑鼻,咬一口,油而不腻,糯而不黏,咸甜适中,香嫩鲜美。两三只下肚,如风卷残云,却仍意犹未尽。

时过境迁。如今,粽子不再是端午的独特符号,超市的冷柜里四季都有真空包装的身影。据说那是工厂流水线的产物,一般大小,分量无二。我也曾买来,拆开,品尝,滋味不能说差,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少了什么呢?我想起那山间的清风,想起箬叶上的朝露,想起灶火映在母亲脸上明暗跳动的光……我恍然大悟,这一枚枚被青箬紧紧裹着的美食,是中国人舌尖上最深的乡愁密码。

母亲早已把勤劳、坚韧、温暖和希冀裹进了青翠的粽子,用最温柔的火,煨进了我的血脉里。那滋味,能穿透五十年的光阴。



情书之情

□宋毓宁

我年过花甲,很少看电影。眼睛昏花,也坐不住那两小时。可友人荐《给阿嬷的情书》时,说:“看了你会哭。”

他错了。我没哭,只是散场后,独自沿黄浦江走了很久。江水拍岸,像极了我闽北山乡的夜晚。那一刻我懂了:眼泪不是情绪本身,泪痕干后留在心里的东西,才是。

真,是这世上最奢侈的。
少时家穷,父亲是县中校长,月薪41元养全家。母亲不识字,守在农村。那时的“真”,是母亲把稀粥让给我,谎称已吃过——那粥清得能照见她憔悴的脸。

电影里的真,是乱世里的赤诚。少年木生去逼罗谋生,半生飘零,脚踩补丁又补的拖鞋,却把最好的布料,最踏实的念想寄回家。一封封侨批,字迹笨拙却滚烫:“阿母食饱未?”“妻儿安好否?”字字是游子的牵挂与担当。

如今年轻人张口“我爱你”,却不知这个字要用脚走、用命扛。社交平台上,玫瑰、烛光、精致配文,看似深情,可真到病痛、失业、经济压力时,多少海誓山盟碎成一地鸡毛?我们活在“情绪价值”被明码标价的时代,连深情都要算投入产出比。

木生从未对淑柔说“爱”,可信上每字都是爱。我母亲写不出爱字,可一听父亲胃痛,她的心比谁都疼。那代人的“真”,不在嘴上,在骨头里。

善,是在荒年里活成别人的光。
我走出闽北,闯荡沪上,越觉“善良”二字被说滥。真正的善,不是顺境里的温柔,而是自身困顿时,仍愿体恤他人。

谢南枝让我想起母亲。粮荒年月,她把家里仅有的鸡蛋分给邻家坐月子的媳妇,说:“女人这时最苦,能帮一把是一把。”她自己尚且食不果腹,却倾囊而出。

南枝替客死南洋的木生代写十八年家书。她过得顺遂吗?电影没细说,但我知她定有无数长夜,对着空白信纸发呆,独自吞咽清贫与孤寂。她终身未嫁,把最好的年华用来替他人守护团圆。那不是谎言,是绵延十八年的人间温情。一封封侨批,如针线般将一个濒临离散的家,稳稳缝补。

当下人人先问“值不值得”,助人前必权衡利弊。南枝若在今世,恐被视作傻子。可恰恰是这份“愚善”,让一个家在绝境中撑了十八年。我半生阅人无数:精于算计者,事事利己,暮年回首,身边竟无一人可说真心话;而那些被笑“老实”的人,一生敦厚,晚年多是儿孙绕膝,阖家安然。

善良从不是吃亏,是积攒情义。如同岁月银行里的福报,平日不存,暮年何来支取?美,是哭过之后依然挺身之力。

影片催泪,但泪水非意义,哭后沉淀的通透才是。我走过食不果腹的童年,历母亲早逝之痛,尝从政的谨微与蒙冤,经商海的浮沉。半生风雨,若泪有穷尽,我早已泪干。可我从未低头。

是母亲——那位目不识丁的乡间妇人教会我:人可痛哭,但哭后要继续走。她离世时,我二十多岁,长跪灵前,痛至无言。此后常梦见她灶台忙碌,轻声叮嘱。梦醒,枕席尽湿。

片中淑柔得知十八年家书是代笔,木生早逝时,未崩溃,只平静问:“你走得这么早,孩子们怎么办?”随后起身去厨房:“橄榄菜凉了没。”这细节直戳我心。我懂这份平静——那是万般崩溃哽咽后,留给生活的体面。她何尝不痛?只是身为妻母,不能倒下。凉了的橄榄菜,终要再热。

这里无关容颜,是苦难中植骨血的克制、尊严与坚韧。身躯可被折弯,脊梁绝不可以被压断。

散场时,听年轻女孩对男友说:“太老了,都是旧事。”男友答:“可你哭得比谁都凶。”

这便是最好的答案。时代更迭,通讯从侨批变微信,语音替代手书,可心底最柔软的善意、深情与担当,从未改变。我们从不缺情话,缺的是落笔情深、坚守一生的真心;从不缺缘分,缺的是愿为爱负重前行的人……



站在植物边上

(外二首)

□高琼

站在植物边上
像古樟树轻轻老去旧叶般,沉下杂事
接受那带绿的,带花香的呼吸
在这循环的呼吸里
将灵魂送这一处宁静

我不能将烦恼说与它们
仿佛我从很远的地方归来
需要坐下来
需要的只是带绿叶、带花香的一呼一吸

人类的复杂,被这样无声地一笔带过
站在植物边上
什么时候,我同频了它们的呼吸
什么时候,我才找回了自己

同在

随着什么,我可以沉下
停驻在阴沉傍晚的绿叶上
几只昆虫在眼前无声地飞
眼前就是我拥有的
我的富足在这些绿叶间传递
我的缺陷也在它们间隐匿
一个无法真正托举自己的人
就这样不由自主
秘密地,真心地
与一片一片深绿的生命
与一时一息共存的安静
同时,同在

菜园

种下的茄子开出第一朵紫色的小花
它和我的心一样地静
守护着五月的骄阳
就像等待美好一样,等着蜜蜂来传播花粉

没有别的什么事了
阳光、微风、蜜蜂……
这些就是最大的事了

空心菜终于在新垦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
我像照顾婴儿般呵护它的稚嫩
拔拔草、下肥、浇水
当它迎着晨露挺拔起来时
我就在那截绿色里生长着我的快乐

我在菜园不遗余力地垦荒
原来,是让心灵的土壤
一次又一次不荒凉
并叙写着一个人在人间的圆满



善待环境 关爱自然